小倉山房文集

錢璵沙先生詩序 二十八卷

庚子秋璵沙先生執訊來曰子許序吾詩二十餘年矣今兩人俱年衰而吾詩適又編成子其償諾責哉余伏思先生不必以詩傳者也先生之詩又不必以序傳者也然而先生雖官尊雅好吟詩余少所伏膺獨嗜先生之詩在當時所以欲序而未遑者原擬積歲月工吾文以寫眞懿美而不意先生之詩日進而吾文日退則敢不就吾所能言者及今述之爲讀者先乎嘗謂千古文章傳眞不傳僞故曰詩言志又曰修詞立其誠然而傳巧不傳拙故曰情欲信詞欲巧又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古之名家鮮不由此今人浮慕詩名而強爲之既

離性情又乏靈機轉不若野氓之擊轅相杵猶應風雅焉先生之詩其神淸其韻幽曲致而不晦于深直言而不墜于淺沉隱侯稱斯文如日月雖終古習見而光景常新陸魯望稱張承吉善題目佳境不可刊置別處此爲才子之最也能之者其先生乎先生立朝有風節仕外多惠政余疑其不屑爲詩以詞臣改臺諫司倉司關再司刑獄屏潞兩省走燕吳楚越蜀江閩海萬餘里余疑其不暇爲詩乃每落筆而乙乙抽思有專門名家所不能到者然後嘆白太傅蘇玉局一流代不乏人而轉覺當年之房杜無詩李杜無官爲可惜也余半世山居視先生勛高而望隆殊不料偉然垂髫時卽隨先生入

泮弱冠役追步詞垣慨年又同忝大耋親終遜林泉五十年來數昔時朋輩零落殆盡而此二人者猶能白髮如此各寄一編相悅以解相倚以傳嗚呼豈偶然哉昔白公與孔子論微言曰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淄澠之合易牙能嘗而知之余因讀先生之詩而愈有味乎聖人之語也

趙雲松甌北集序

晉溫嶠恥居第二流而雲松觀察獨自負第三人意謂探花辛巳而于詩則推伏余與蔣心餘二人故也夫以雲松之才之高而謙抑若是疑是謂語不足信今年以甌北集來索序擷之祇心餘數行而他賢不與焉然後知雲松于余果有偏嗜耶抑其詩別有獨詣之境已不能言他人不能言必假余與心餘代爲之言耶噫余與心餘之詩之所以然俱不能自言也又烏能言雲松哉然去春過南昌心餘病握余手諈諉詩序一如雲松擷卷首一序并無然後知此二人者交滿海內而孤睨隻視惟余是好然則余雖衰殆不許其嘿嘿然竟以不言

已也今夫越女之論劍術曰妾非受于人也而忽自有之夫自有之者非人與之天與之也天之所與豈獨越女哉以射與羿奕與秋聰與師曠巧與公輸勇與賁育美與西施宋朝之數人者俱不能自言其所以異于衆也而衆之人方且彎弓鬬棋審音習斤學手搏施朱粉窮日夜追之終不克肖此數人于萬一者何也雲松之于詩目之所寓即書矣心之所之即錄矣筆舌之所到即奮矣稗史方言龜經鼠序之所載即闌入矣李衛尉之營陣隨處可壘也熊宜僚之丸信手可弄也而忽正忽奇忽莊忽俳忽沉鬱忽縱逸忽叩虛而逞臆忽數典而鬬靡讀者游心駭目磔磔然不可見町畦或且規晳

摹宋千力萬氣以與之角卒之騏驥追日未暮而目已在其前所以然者又何也嗚呼此皆羿與秋師曠公輸責育西施宋朝之所不能言而惟越女能言之者也余之爲雲松詩者亦止此而已矣或謂雲松從征西滇官海南黔中得江山助故能以詩豪余謂不然世之行萬里歷險艱者或十倍焉而無加於詩如故也或惜雲松詩雖工不合唐格余尤謂不然夫詩寧有定格哉國風之格不同乎雅頌皐禹之歌不同乎三百篇漢魏六朝之詩不同乎三唐談格者將奚從善乎楊誠齋之言曰格調是空間架拙人最易藉口周櫟園之言曰吾非不能爲何李格調以悅世也但多一分格調者必損一分

性情故不爲也玩此二公之言益信雲松之所以長處余不能言雲松之所以短處余轉能言之此卽雲松之所以謝却他人而必亟亟焉以詩序見屬之本意也

蔣心餘藏園詩序

作詩如作史也才學識三者宜兼而才爲尤先造化無才不能造萬物古聖無才不能制器尚象詩人無才不能役典籍運心靈才之不可已也如是夫然而自古淸才多奇才少晉人稱謝遜淸才宋神宗讀蘇軾文嘆奇才奇才才中分量又不可以十百計蔣君心餘奇才也癸酉過眞州見僧舍題壁心慕之遂與通書後來金陵唱酬游討相得益甚去年余遊匡廬過君家君半體枯矣聞余至蹶然起力疾遮留手佗佗然授口吃吃然托曰藏園詩非先生序不可藏園者君所居園名也嗚呼君之初心豈欲以詩見哉及今病且老計無所復而欲

以詩傳可悲也然君有所餘于詩之外故能有所立于詩之中其搖筆措意橫出銳入凡境爲之一空如神獅怒蹲百獸懾伏如長劍倚天星辰亂飛鐵厚一寸射而洞之華嶽萬仞驅而行之目巧之室自爲奧阼袒而搏戰前徒倒戈人且誤且妬且駭且却走且訾謷無不有也然而學之者非折脅即絕臏矣非壹哨即鼓儳矣故何也則才之奇不可襲而取也雖然君之奇豈獨詩而已耶君秀挺豔立目長寸許聞忠義事慷慨欲赴趨人之急若鷙鳥之發恩鰥寡者艾無所靳諧笑縱謔神鋒森然其意態奇初入京師望之者萬頸胥延登玉堂將速飛忽不可于意捽頭歸其行止奇不數年聞　天子

屢問及之乃往供職卒浮沉不遷及　召見將以御史用而君病甚不得已歸過合尤奇嗟乎君之數奇豈其才之奇有以累之耶然使君竟不病竟不歸峩峩而升安知不躡青雲爲麟鳳之翔又安知不鐵且折爲干將莫邪之傷今雖其官棄其身全殘于形不殘于神其名圖以藏也取善刀而藏之之意宜也不知刀可藏詩不可藏周官之書藏山岩屋壁矣白傳之詩藏香山東林兩詩矣千百年來誦讀遍天下藏耶不藏耶同時趙雲松觀察服君最深適以詩來索序余老矣思附兩賢以傳遂兩序之而兩質之

碧腴齋詩存序

碧腴齋詩妹壻書巢作也書巢之詩不得已而存者也書巢弱冠舉于鄉從桂林來修婚兄弟禮既見即別別三十四年矣聞其成進士宰什邡走川峽再爲東諸侯邏郡將登臨于泰岱瑯琊之罘閒凡一切大府艱巨事皆所辦治又性好交契重然諾廉俸朝入饋遺暮盡答四方箋奏日舂斗麵爲糊五記室掌之手腕欲脫猶不能徧此其希通慕大豈肯以一吟一咏賓賓然作學于終哉其所癖嗜尤在于書署中縹素山積躬自排比雖闤闠所猶手一編拳拳不釋今年秋以詩集見寄且曰子爲我序而行之嗚呼吾今乃知書巢眞欲以詩自

存矣今夫孔雀負靑天而飛方將追鳳皇儀虞廷不自知其身有丹翠也及其折淸風而抎茫洋無之則不覺自憐其尾作吉光片羽之珍使書巢當得意時一日千里隆隆而升必無暇爲詩就使爲詩不過編成于故吏門生之手甘苦終難自知乃書巢之于宦途也若稱意若不稱意莫益之或擊之三仕之三已之年垂六十髮蒼然而室蕭然除骨肉妻孥外只此一編與伴晨昏其理而存之也可喜也尤可悲也然世之寵榮赫耀十倍于書巢者一旦聲澌影滅沒世無稱其效亦歷歷可覩矣天之厚書巢而使之有詩書巢之能承天之厚之之意而能工于爲詩皆所謂三公不易者也其梓而公諸

天下也奚疑哉奚讓哉惜余年衰不獲與書巢多相唱喁以抒老懷且喜書巢詩集之成得于吾身親見之故為述其生平梗概以見書巢之所以為書巢者別自有在原不與富貴浮雲同為留去者也至于其詩之淵源得力處諸序中申之甚詳余不復贅

錢竹初詩序

竹初明府爲少司寇錢文敏公之季弟生而嫻雅有仲容之姣傳其家學麗詞雲委余嘗以清才目之尚未審其學之深力之宏也前年余還杭州讀其全集能破萬卷而總百家昔人云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和竹初爲能兼之今年春余從天台歸竹初方宰鄞縣見餉古風二章修意修言進而愈上余方惜竹初以如是才宜登蘭臺上石渠咏歌昇平何屈于州郡之職爲梁敬叔所嘆哉乃其精思詣微若因簿領煩人而轉有進焉方信古之人誦詩三百授之以政政之道原息息與詩通蠶衣政嚴緇衣政寬皆于詩乎見之故曰詩者持也

持其性情使不暴去然後可以臨民今人界詩與政而二之詩之廢政之憂也竹初之詩如是其政可知且余嘗謂作詩之道難于作史何也作史三長才學識而已詩則三者宜兼而尤貴以情韻將之所謂絃外之音味外之味也情深而韻長不徒詩學宜然即其人之餘休後祚亦于是徵焉東坡詩風趣多情韻少晚年坎坷亦其証也竹初音情頓挫使我誦之而慄然不忍與之離然則千秋萬世又誰誦之而忍與決捨哉竹初晚景之榮詩之傳俱無疑也惜子老矣自文敏公亡後諸賢零落無可與言不圖涯暮重遇竹初竹初之乞序于余也余之序竹初也豈徒稱引爲哉區區甘苦亦欲借此哉

行交相質證故讀其集勸其梓以行世而僾然以余言爲之先焉

童二樹詩序

嗚呼余束髮受詩交天下詩人多矣或先知之而後見之或先見之而後知之常也若相知三十年相訪數百里而卒不得一見以至于死者可不謂大哀乎雖然見其面不如見其詩何也面形骸也詩性情也性情得而形骸可忘則吾與山陰童君二樹是矣君行越中三子集行世丙子歲余讀而愛之無由得見今春忽挐舟至値余浙行又不得見及冬初余往揚州就訪之則君死矣不得見矣亡何君鄉詩人劉汾來曰先生知童君之願見先生更勝於先生之願見童君乎君矜嚴少所推許獨嗜先生詩稱爲 本朝第一病殆殊矣夢中猶呼

猶曰望先生至揣其意蓋自知年命不長將以數千篇嘔肝擢胃之作就平生所心折者而評定之耳余感其意入哭寢門抱其集歸伏讀三日嘆曰君之詩惟我能知之亦惟我能序之今夫導官之擇米也已堅好矣必舂揄揚簸使趨於鑿乃名侍御王所食也歐冶之鑄劍也取精鐵矣必千鍛萬灌清氣既極乃成干將常所佩也君天資超絕又能檃栝書史熏爍烟墨窮高極深播為風騷此亦導官歐冶之故智也常恃其逸足往往奔放作七古超邁縱橫字句自餘皆深思幽渺與古梅槎枒開擺風雲古之人古之人君奚讓哉惟是我兩人道谷若是倘一擲手蓉府中言箇不知作如何懽忭而舉

使錯午膠轕此來彼去如相避然不獲半面以抵於死天耶人耶誰祈之耶徒使我咨嗟涕洟至今如有所失而不能自克也昔張耒臨終以妻孥託宋季元微之病命家人將詩集交白二十二郎古人身後拳拳大槪如斯然吾謂托妻孥易托文字難何也妻孥之計或十年或二三十年足矣文字之計動關百千萬年尚無津涯非精思雋微閲歷苦甘者曷能任之余年垂七十竊不自揆謹取君集排比分疏紬摘英華得[illegible]卷共[illegible]首將明以示海內而幽以質九原嗚呼黃君不見之見殆勝見耶

何南園詩序

詩不成于人而成于其人之天其人之天有詩脫口能吟其人之天無詩雖吟而不如其無吟同一石獨取泗濱之磬同一銅獨取商山之鐘無他其物之天殊也舜之庭獨皐陶賡歌孔之門獨子夏子貢可與言詩無他其人之天殊也劉賓客亦云天之所與有物來相彼由學而至者如工人染夏以視羽畎有生死之殊矣何子南園生而與詩俱來者也雖爲秀才不喜制藝雖讀書不矜博覽雖爲詩不事馳騁其志約故邊幅易周其思專故性情易得居秣陵城闉愔愔然竹籬菫埴與方外人遊憩薄醉微慵雨餘風停有愜于懷一付于詩久之

而何子與詩亦兩相忘也子往往見人之先天無詩而人之後天有詩于是以門戶判詩以書籍炫詩以疊韻次韻險韻敷衍其詩而詩道日亡然則吾安得忘詩之人而與之言詩哉若何子者斯其人矣

莊念農遺稿序

余老矣世上事百不經意惟于友朋存殁之感傷振觸焉輒低徊留之而不能自已況平生所最暱與常酬唱者哉莊君念農亡十餘年其季子宸選持詩二卷索余爲序嗚呼君抱經世畧鬱爲時用僅官太守中年而殂又值　天子四巡江南以供張得名終日瞿瞿然心計手畫微紈靡寧不特其治民之才有所未盡卽吟咏之情亦有所未已也然資稟絕奇雖單言片詞必有天眞溢流篇什具存徽徽可誦惜君不自料其殁殁時宸選尚幼故詩多零落近年遍覓于酒樓僧墻親知故舊家才得若干其志可哀而取也猶記君好余詩雖隆冬嚴

裘必呵手抄存積數寸許余或有遺忘必向君處借而誦之今君詩散失而余當時未留善本代爲護持揆之古人先施之義不能無愧然則君之詩愈少而余之愧愈多矣揭揭焉就其少者而存之豈徒副宸選之求哉亦聊以補余過云爾

程綿莊詩說序

作詩者以詩傳說詩者以說傳傳者。傳其說之是。而不必其盡合于作者也。如謂說詩之心即作詩之心則建安大曆有年譜可稽有姓氏可考後之人猶不能以字句之迹追作者之心矧三百篇哉不僅是也。人有興會標舉。景物呈觸。偶然成詩。及時移地改。雖復其心追溯。求其前所以爲詩之故而不得況以數千年之後依傍傳疏。左支右吾。而遂謂吾說已定。後之人。不可復有所發明。是大惑已。相傳小序爲子夏所作古無明文即果子夏所作亦未必盡合詩人之旨其他毛鄭皆可類推朱子有見于此別爲集解推其意亦不過據已所見羽

翼詩教啟發後人而並非禁天下好學深思之士以意逆志也吾友程君綿莊爲詩說二卷其思深其義遠搨撦妙緒皆前儒所未發綿莊之于朱子也即朱子之于毛鄭也師其意不師其詞可謂善學朱子者矣或者以爲詩人不作未能知其必盡合也然詩人不作又何以知其必不盡合哉

玉井搴蓮集序

乾隆壬申夏余與華陰令姚君同遊華山姚至青柯坪便止而余則躡迹三峯許覺骸驚魂絕氣奪而返忽忽三十稔矣今冬嚴道甫先生以玉井搴蓮集見寄所稱天井之阻犁溝之險擦嶺三巒之崔巍皆余昔未遊目者身既未躋語何能詳故爾時小有吟咏亦自覺無俚而先生則如悍將追敵不掃其穴不休卒使山無剩境境無遁形危辭硬語凌暴莽蒼縋深者而出之揭隱者而明之以七尺軀三寸管與四千仞奇峯相為假詭啞何其壯也夫安近者其耳目不周才細者其賦物不工無賢助者其舉止不勇先生以沉鷙之性雕鑱之筆又

藉中丞畢公禱雨之便爲之召夫役具緪布以張之是殆嶽靈閟寂漻思文藻故牆中豁呼以相成就耶。昔曹孟德謂楊修云我不及卿乃三十里。余不及先生且數百萬丈。距徙才懸抑亦膽薄。雖然。余羸老也。諒難再從先生補前遊之缺。而讀此一編。則古人所謂金精削成。鳥猿愁視者。一旦呈形獻狀於簷席間。豈非才人咳唾遠勝真靈位業圖哉。唐賢羽皇甫氏以到難命篇。進所到之難也。余謂所到不難。到而能言之之爲難耳。到而能言。則不到者皆如到矣。

隨園隨筆序

著作之文形而上考据之學形而下各有資性兩者斷不能兼漢賈山涉獵不爲醇儒夏侯建譏夏侯勝所學疎濶而勝亦譏其繁碎余故山勝流也考訂數日覺下筆無靈氣有所著作惟挹摭是務無能運深湛之思本朝考据尤盛判別同異諸儒麻起予敢披膩顏帢逐康成車後哉以故自謝不敏知難而退者久矣然入山三十年無一日去書不觀性又健忘不得不隨時摘錄或識大于經史或識小于稗官或貪述異聞或微抒己見疑信並傳回冗不計歲月既久卷頁遂多皆有資于博覽付之焚如未免可惜乃題隨園隨筆四字以存其

編。嘻。予老矣。自此以往假我數年有所觀便有所記有所記便有所筆此書之成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子不語序

怪力亂神子所不語也然龍血鬼車繫詞語之左丘明親受業于聖人而內外傳語此四者尤詳厥何故歟蓋聖人敬鬼神而遠之人敎方立則易非取象幽渺不足以窮天地之變左氏恢奇多聞垂爲文章其理皆並行而不悖余生平寡嗜好凡飲酒度曲樗蒲可以接羣居之懽者一無能焉文史外無以自娛不得不移情于稗乘廣記尙矣睽車夷堅二志缺畧不全聊齋志異殊佳惜太敷衍于是就數十年來聞見所及足以游心駭耳者編而存之非有所惑也譬如嗜味者饜八珍矣而不廣嘗夫蚳醢葵菹則脾困嗜音者備咸英矣而不旁及

于侏儒僸佅則耳狹以妥驅庸以駭起惰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是亦稗諶適野之一樂也昔顏魯公李鄴侯功在社稷而好談神怪韓昌黎以道自任而喜駁雜無稽之談徐騎省排斥佛老而好采異聞門下士竟有僞造以取媚者四賢之長吾無能爲役也四賢之蔽則吾竊取之矣書成即以子不語三字名其篇

隨園食單序

詩人美周公而曰籩豆有踐惡凡伯而曰彼疏斯稗古之于飲食也若是重乎他若易稱鼎亨書稱鹽梅鄉黨內則瑣瑣言之孟子雖賤飲食之人而又言飢渴未能得飲食之正可見凡事須求一是處都非易言中庸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典論曰一世長者知居處三世長者知服食古人進鬐離肺皆有法焉未嘗苟且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聖人于一藝之微其善取于人也如是余雅慕此旨每食于某氏而飽必命家廚往彼竈觚執弟子之禮四十年來頗集衆美有學就者有十分中得六七者有僅得二三者亦有竟失

傳者余都問其方畧集而存之雖不甚省記亦載某家某味以志景行自覺好學之心理宜如是雖死法不足以限生廚名手作書亦多出入未可專求之于故紙然能率由舊章終無大謬臨時治具亦易指名或曰人心不同各如其面子能必天下之口皆子之口乎曰執柯以伐柯其則不遠吾雖不能强天下之口與吾同嗜而姑且推己及物則食飲雖微而吾于忠恕之道則已盡矣吾何憾哉若夫說郛所載飲食之書三十餘種眉公笠翁亦有陳言曾親試之皆閼于鼻而蜇于口大半陋儒附會吾無取焉

嚴道甫侍讀五十壽序

余居山久矣于海內士夫不敢迎而距之也亦不敢迎而許之然未見輒相思與之言惟恐其去若是者三十年來胸中不過數人而道甫嚴君其一也君負萬夫之稟聰强絕人于學若泛海然探之莫窮其厓挹之必有所益其恢宏深沈往往流露于眉睫間意其仕于朝必有奇術異智爲人之所不能爲者而無如余年衰伏而不出君又未嘗自言則不得不以欽挹之懷徙相索于文字之末而已今年八月君五十生辰其子子進狀君事索文以壽汁余讀之可喜可愕而于救羅公源浩事爲尤奇羅公者滇南監司也分償汪別駕帑金有 詔

逾期即誅羅繳不如數期過十日逾矣乃牒請弛限
天子命軍機大臣會刑部議之其時諸城相公主試禮
闈秋曹無任其事者君時以內閣侍讀直機地因撾鼓
入棘闈見諸城公曰羅事急矣弟所追乃分償屬吏汪
某爲也今汪已捐役潛易紱綬出都而羅乃駢首東市
于義未協按法宜著汪某分繳以活羅命以昭公平諸
城公曰具疏稱乎曰不具稿不敢見也振其袖而出之
詞義明析諸城公蓋即據諸奏聞　天子是之羅獄遂
解其他事多類此受恩人有繪君像以祀者今大梁俊
之士習者慮明能者慮貧尙矣然大梁巳謀者多人謀
者少縱有一二姝姝然號稱悲憨者又或無術以濟之

無爲以決之則亦不能迂其身以拯人于危若君者可不謂賢哉然君之視官職也甚淡其家貧也甚靜而持所生服闋乞病不起同僚或至方伯迹即而君絕無所欣人多疑君之嘿嘿藏身與其嬌嬌行義兩不相符豈真賢者之不可測哉余聽之曰在易豫之六二曰介如石不終日貞吉此言自守之堅也夫子繫之曰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此言濟物之宏也兩者亦絕不相符也然夫子合而言之者何也蓋言有見幾之智有介石之操而後可以損剛益柔以濟萬物也使君非有恬退之懷輕視爵祿之意則闖入禁地豈無處分焉肯侘然挺身而往又非深知 天子之聖相公之賢

亦必不肯為無俚之舉貿貿然向人自寃君之嘿而當
言而當進而宜退而宜皆有見幾而作不俟終日之妙
焉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
古惟留侯鄴侯能之而君亦庶幾其近之矣余平生不
以文壽人嫌其體之戾于古也然犬馬之齒于君有一
日之長慮不能為傳志以揚君而性又樂道人之善則
姑擬其事之至大者聲之以應公子之請後之人知余
集中有介壽之文者蓋為君始也雖然有介壽之文而
無則頌禱熾諛當祝嘏之詞則自余始也

胡勿厓時文序

古文者自言其言時文者學人之言而爲言自言其言以人所不能言而已能言爲貴學人之言亦以人所不能言而已能言爲貴夫至于學人之言而爲言似乎傳聲搏影而言人人同矣不知所學者何人也聖人也聖人之言聖人之心也能得聖人之心而后能學聖人之言得之淺者皮傅于所言之中而不足得之深者發明于所言之外而有餘孔子學周公者也孔子所言周公未嘗言孟子學孔子者也孟子所言孔子未嘗言周程張朱學孔孟者也周程張朱所言孔孟未嘗言時文者依周程張朱之言以學孔孟之言而實孔孟與周程張

朱皆未嘗言然明諸大家學其言而言之矣本朝諸大家又學其言而言之矣言之肖與否雖不能起數聖賢于九原而問之而天下之人皆以爲肖皆以爲聖人復起不易其言此四百年來時文之所以至今存也胡先生學聖人之言爲能深妙奇傳有直而致者有曲而宣者有潛其神詣微而索之者有取材卷軸旁引曲証以光明之者要于聖人之心不差累黍斯其至矣或謂時文小道不足以取士不知天下事莫不有名焉有實焉如務其名乎則古之鄉舉里選即今之時文也古之策論詩賦即今之時文也其無人焉一也如按其實乎則于時文觀心術即古之鄉舉里選也于時文徵學識即

古之貨論詩賦也其有人焉一也若胡君者可謂有人中之一人雖然韓子稱聖人者特人之耳目也吾以爲能學聖人之言以得聖人之心者亦特人之耳目也胡君子聖人之心既先衆人而得之矣顧嚻嚻然私諸已而私之不肯以其言示天下可乎然則君之編所作而開雕之也非好名也亦韓子意也

集中不存壽序及時文序此篇與歲侍讀壽序俱破例而存之亦不免蹈歸熙甫之陋習云 自記

史閣部遺集跋

少宰彭公以明故閣部史道鄰先生像并家書絶筆進呈　皇上蒙　上深許其忠賜題賜謚并裔孫開紀感君恩懷祖德將　聖製及先生遺文開雕傳後而屬校為跋　校　謹按夏禹封防風氏之臣成湯不徵巢伯之朝皆三代大聖人泯人我之見扶植彝倫非凡所及後世雖忠如文信國為元祖深知而身後之恩禮無聞其他則袁粲除名韓通無傳者更不勝屈指矣獨先生殉節前明百數十年後遺像忽蒙　聖覽苦節忽蒙　聖褒遭逢之隆千秋獨殊然在當時先生自矢孤忠豈復有心希恩異代即異代之恩亦未必為先生所樂受而卒

之幽隱之光日炤之而愈明栴檀之氣風吹之而愈芬

凡此者皆天也我 皇上先天而天不違將假先生以

立萬世人臣之式故不吝洋洋 聖謨而嘉嘆之又寵

宣之亦豈欲前代之臣銜恩地下哉世之爲臣子者得

是編而雒誦之可以觀可以興矣

德山公手書詩卷跋

嗚呼此吾師德山先生之手迹也先生開府桂林枚才弱冠以八千里外諸生蒙國士之知館傑三月代爲治裝薦博學鴻詞入都雖廷試報罷而從此名聲起公卿間遂得登館閣擬吏卒走數州今當不親學之年息影蓬廬百事屏棄惟省記平生知已欽欽在抱逢北人來必問先生墓所及其後嗣而息耗杳然今年季夏廬存源太守見訪道是先生第三婿因得見先生手書立幅墨瀋淋漓彷彿二王家法疑先生在天靈爽必欲一見白髮門生故藉此數行俾女夫傳到耶紙尾紀元乾隆丙辰正枚受知歲也四十三年來世事遷變何可紀核

而此一箋者獨完善如初若有神物阿護嗚呼豈偶然哉詩多見道之言神韻高淡又想見撫粤九年政簡刑清光景似此公卿何可再得願盧氏世世萬子孫其寶藏之

所好軒記 二十九卷

所好軒者袁子藏書處也袁子之好衆矣而胡以書名書與羣好敵而書勝也其勝羣好奈何曰袁子好味好色好葺屋好遊好友好花竹泉石好珪璋彝尊名人字畫又好書書之好無以異于羣好也而又何以書獨名曰色宜少年食宜饑友宜同志遊宜晴明宮室花石古玩宜初購過是欲少味矣書之為物少壯老病饑寒風雨無勿宜也而其事又無盡故勝也雖然謝衆好而昵焉此如辭狎友而就嚴師也好之偽者也畢衆好而從焉如賓客散而故人尚存也好之獨者也昔曾晳嗜羊棗非不嗜膾炙也然謂之嗜膾炙曾晳所不受也何也

從人所同也余之他好從同而好書從獨則以所好歸
書也固宜余幼愛書得之苦無力今老矣以俸易書凡
靑秘之本約十得六七患得之又患失之苟患失之則
以所好名軒也更宜

散書記

乾隆癸巳　天子下求書之詔余所藏書傳抄稍希者皆獻大府或假寫朋散去十之六七人卹然若有所亡余曉之曰天下寧有不散之物乎要使散得其所耳要使于吾身親見之耳古之藏書人當其手抄繕易侈侈隆富未嘗不十倍于余然而身後子孫有以論語爲薪者有以三十六萬卷沉水者牛宏所數五阨言之慨然今區區鉛槧得登　聖人之蘭臺石渠爲書計業已幸矣而且大府因之見功寫朋因之致謝爲予計更幸安不特此也凡物恃爲吾有往往度置焉而不甚研閱一旦灑然欲別則鄭重審諦之情生于每散一帙不忍决

捨必窮日夜之力取其宏綱巨旨與其新奇可喜者腹存而手集之是散于人轉以聚于己也且夫文滅質博溺心寡者衆之所宗也聖賢之學未有不以返約爲功者良田千畦食者幾何耶廣廈萬區居者幾何耶從來用物宏不如取精多删其繁蕪然後廹之以不得不精之勢此予散書之本志也

散書後記

書將散矣司書者請問其目余告之曰凡書有資著作者有備參考者備參考者數萬卷而未足資著作者數千卷而有餘何也著作者鎔書以就已書多則雜參考者勞已以徇書書少則漏著作者如大匠造屋常精思于明堂奧區之結構而木屑竹頭非所計也考据者如計吏持籌必取証于質劑契約之紛繁而圭撮毫釐所必爭也二者皆非易易也然而一主創一主因一憑虛而靈一核實而滯一恥言蹈襲一專事依傍一類勞心一類勞力二者相較著作勝矣且先有著作而後有書先有書而後有考据以故著作者始于六經盛于周秦

而考据之學則自後漢末而始興者也鄭馬箋詁業已
囘冗其徒從而附益之抨彈踳駁彌彌滋甚孔明厭之
故讀書但觀大畧淵明厭之故讀書不求甚解二人者
一聖賢一高士也余性不耐雜糕綦二人之所見而又
苦
本朝考据之才之太多也盍以書之備參考者盡
散之

洞庭徐氏重修始祖吉卿公墓碑記

徐君西圃遨予遊西洞庭授館其家因得覩其桑里宗祠棟宇隆赫栗主森布皆合族所儕然共力而西圃弟禮珍所營治者予不覺心儀徐氏多賢而慕其門風之足爲天下式也遊于野見頹垣中古樹蓊鬱氣葱葱若兆域然西圃曰嘻此始祖吉卿公之墓也吉卿公諱嘉宋乾道間爲平江太守能奪金人詔書爲孝宗所重卒後其子大本感古人隨葬爲達之義卽合窆之其母夫人于是而子孫附焉予往拜墓下一抔土七百餘年風雨頹侵無睪如兩如之象矣予因謂西圃曰檀弓雖云古不修墓而周禮有墓大夫之職南齊劉虎以不修墓貶

官然則復土樹欒似亦仁人孝子所不宜得已者也越翼日禮珍來肅予而請曰修墓之事先生命之今如命矣卽煩先生記之予思古人營寢廟所以妥先人之靈崇馬鬣所以寧先人之魄孝子求神于陽求神于陰二者能兼可謂知禮徐氏以予一言齊其心設然歛袂而興闕襲能徙誠可嘉尚而予以遊故得拜先賢祠墓并從與後嗣增其塋防觀美是因遊而有所得于遊之外者也善哉遊也爲記其壙域丈尺芬毫廣狹昭穆位次等樹若干勒諸石俾徐氏子孫隆基發本附壍替焉

銅陵永濟橋記

濟人於水者舟濟人於陸者橋舟之用濟百十人而止橋之用濟千萬人而未止木橋之用濟百十年而止石橋之用濟千萬年而未止若是乎濟人之中亦有大小久暫之分焉銅陵陶村三溪會流綿亘六十里行者有揭厲之虞土人經五板渡臨流阻木道雖行而日炙雨淋勢易顛隮蔣君葯齋行義素高將裒家資創易石之謀功未竟以歿其子廷爵與其弟憲章踵而行之以某年月日興工某年月日橋成凡長十丈濶一丈有奇費金若干邑之人僉僾然車輦馬駢萬趾魚貫以達于莊逵一切夫錢物價蔣獨任之不借助于將伯余按國語

單襄公適陳因輿梁不修知陳之衰孟子譏子產以乘
輿濟人惠而不知爲政彼皆君大夫也操任事之權猶
不能賦工屬役爲所當爲而蔣氏父子兄弟獨能繼繼
承承濟人于久遠此豈徒其仁可嘉哉其孝亦加人一
等矣余白下羈客也未至陶村因蔣氏孫蕊獻受業門
下狀其事索文故爲記其顛末且名其橋曰永濟俾銅
陵人之世世來往于此橋者一舉踵一舉履而毋忘所
自

榆莊記

凡園近城則囂遠城則僻離城五六里而遙善居園者必于是矣揚州撫松主人有榆莊城外遊者約炊五斗黍許即詣其所乾隆庚子春主人招余同往門外白榆歷歷始悟命名之意堂三楹署曰城南別墅栽鼠姑花循堂而右為無隱樓再右為同春閣樓下植桂閣上望遠江南諸山可坐而致也東有碎荔瑰挲號翠微深處竹猗猗者號此君軒架石棧曲樹紆回以達于梅亭而遠見耕牧者一號巢手亭一號小滄浪其東廇成側窔庭檄戲而宜于冬者號雲窩為佤邪隥彴以通小池者號魚樂國此園中即景分名之大概也是日酒半巡主

人索余爲記余思揚州古稱信士左思所謂繁富夥夠處也又孔穎達云揚州人性輕揚故曰揚州因之爲園者靡不百棋千櫨以爲勝抗虹翼綺以爲華而且所與遊者非高軒引喤卽豪士投焭其爲魚鳥所嗤業已久矣獨撫松主人道韻平淡朴角不斲素題不枅除一二幽人愬息外雖纇貴挾勢以臨之卒色然而拒守園如守身有古人鑿坏闔士之遺風爾將隱焉用文之哉然而余羸老也路隔一江未卜何時再到性又善忘勝景過目少縱卽逝矣盍以珍之不如記以存之雖微主人謾誕亦必錄梗槩爲臥遊張本而况二人之趣甚同交甚狎耶其時偕遊者一爲孫君芝亭一爲汪君芝圃[illegible]

余戚也合㴑速得書

重修南捕通判廳署記 代弟香亭作

嘗讀孫可之書褒城驛歎官舍常新振古爲難知今之通判權輕而俸薄士大夫之履斯任而郵驛視之也亦宜雖然不有署何有官不有官何有政腹壁爲室而鉅日以安民也叔孫昭子所到雖一日必葺其墻屋古之君子于私居之舍猶矜矜然鄭重將之而況懷印曳紱將呼唱于堂皇以治事者乎庚子春余承乏江寧南捕之職入其門與草滿砌行其庭來窗墜焉考之府志缺不載也詢之老姓者不知也相傳署本前明監司舊居頹圮已久乾隆壬辰前任劉公葺向西三舍以寧其孥此外承塵搏壁日就顛隮幾無容膝處矣余不得已請

于大府命𨽻須材工屬役慮事量功甓甋塗塈凡成堂樓庖湢賓館丙舍五十九處費金九百有奇支廉俸也益之以三百有奇捐私財也一時過客來遊者靡不豪余所爲余笑告之曰余惟不豪于官故豪于屋耳夫外任閒曹有閒于通判者乎使急于進取者居之方决捨之不暇何肯借然造作哉惟余之性拙而才疎官于是郎安于是將肅臣職而報 君恩亦未嘗不在于是然則公舍也即私舍也人居也如已居也拔之築之苟美苟完吾已乎哉圃之西有水有石有古柳有高梧猶人有美質而未學飾理出之亦足小寄情賞功既成爲文以記其梗槩而意有未竟乃爲之歌曰日之斜兮芷[illegible]

衙兮棘茨既剪樹榛栩兮通判何判盡判花兮公事餘兮步庭除兮小池既清水渠渠兮南捕何捕盡捕魚兮勿懈當官勿佞事權施于有政作造屋欄平水置槩表正形端後賢定笑雖之言然

重修中和道院碑記

人。但知道教無為。不知惟有為也。而後可以無為。有為者剪孫精進所以成天下之務也無為者幽深元妙所以研天下之幾也務之不成幾于何有班固之言曰道家者流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及放者為之則曰獨任清虛可以為治夫但言清虛之守而不言創造之功此道法所以不振也古之人刑馬以與相士以居與與居尚不可若況真靈之所棲符籙之所藏而可邈廬視之乎吾家月㵎道人深契此旨前年持湯文正公手書道院碑記屬余為跋今年又以重修道院狀屬余為記按院始於洪武初歷歲四百興廢屢矣 本朝自詳文

憲符治後王沈二公又繼志焉星霜既移陊剝旋生月渚繇其師退庵公條葉尺營寸度積累成功妥神則有眞武神武杜香三殿聖祖則有柏庭齋堂迎暉聽雨諸舍題榜者敂則吟閣爲儆畏堂是也新增者爾雅書屋卧雲廬是也其他爲著爲陳爲庖爲湢爲湔牢爲法鼓爲長廊亭榭爲夾寶園猪爲鑑壇之宮爲麗譙之所靡不精心致思而分殊事地則黝之墻則堊之度筵而堂建度几而室立落成後增榮益觀邦之人咸儼然嚮轉以遊燕拱以敬嚮非月洛才之敏心之堅何能如是昔王荆公作龍興講舍記謂浮屠慕禮之能以爲此失而彼得踞似若閔傷而姤嫉者不知周孔之教以開物

成務爲貴月潞爲吾宗六俊公後裔道備書耽吟咏以幼病故習靜院中是茲先有得於此而後旁通於彼者也其索記也豈好名哉亦欲留此規模俾後之人肯堂肯構踵而行之庶幾無形之道教藉有形之道院而永永無極焉貞石有靈亦當鑒其志矣

遊仙都峯記

或告余曰子從雁宕歸則永嘉之仙岩縉雲之仙都峯均可遊焉余諾識之快記仙岩為歸途之便所行十里方詢土人曰南北殊途矣心為怏然及至縉雲以仙都謀之邑宰有難色以溪漲辭余遂絕意于遊行三十里止黃碧塘日已昳矣前村瓦屋鱗列從隸曰此虞氏園也盍往小憩如其言閽主迎入茗飲未暇深語乃還旅店將弛衣眠閉門外人聲嘈嘈則虞氏昆季曰別後見名紙先生即袁太史乎曰然乃手燭上下照喈且駭曰我輩幼讀先生文以為國初人年當百數十歲今神采若斯豈古人復生矣願須臾留明日陪遊仙都余未及

答而少者捲幔長者捧席家僮肩行李已至其家折壁張飲次日厨具饌畢具車導入响若石洞隆然叩之應聲有小赤壁有瀑湖草樹岪欝高不可上仙榜若雉堞橫排可書數百姓名賜谷爲溪水所齧非梯莫登值遙矚于大方石上有宋嘉定磨崖及王十朋詩約略可識余一日而仙都之遊畢仍宿虞氏家噫是遊也非虞氏主之則仙都不可遊非從隸有詩則不詣虞氏非日尚友溫玫有雨則從隸雖請亦不往非具生紙以名通則虞氏亦不知我爲何人我之當遊仙都仙都之當爲我遊天也非人也然仙若咫尺可遊而于意外失之仙都心已決捨崗不能遊而于意外得之一遊也無大關示

而世事之舛午如是其他何可類推哉亟記之以志遭逢之奇以表虞氏好賢之德主人名沅字敬蜀爲唐永興公之後人

遊黃龍山記

壬寅四月余遊天台雁宕畢遊處州之黃龍山山皆磥砢大圓石坻伏鬱堙各相貽藉類東魯嶧山與台宕絕異人疑造物矜奇乃爾予嘵之曰此豈造物者之有意爲哉使有意爲之必不能成如是形就成如是形亦不能有此奇變惟其氣化推遷偶然而生適然而成正恐造物者有意不爲之而反有所不能何也余幼時嬉戲好置水盂鎔錫投之沸然有聲俄而立者蹲者臥者聳爲梁倚者巨而弦者碎且雜者欹側而斜橢者若相鬬又相悅者蒸無弗備焉其狀則爲獅爲象爲龍爲馬爲雞蟲雜物爲華嶽嵩岱諸名勝亦無不備焉是豈余之

有意爲哉其傾之于水也余之所知也其成如是形也
非余之所知也問之錫錫不知問之水水亦不知山之
道何獨不然當元黃未判時元氣茫茫山水土沙鎔爲
一片石如柔乳靡和其間一旦天浮地沉沙飛水歸風
從而蕩搽之暴横于天石横于地詭狀殊形或開闢即
露或俟後人搜爬始露歷年愈久蘊蓄愈厚山形愈奇
今人見山頂有舡有匣有屋有朽樁此豈眞有人爲飛
上躋之哉所以然者職此之由惜人形體小年壽促後
天地生先天地亡不能坐而待之睒然覩之耳然其理
不過如是或曰是山說也非山記也于黃龍何與曰舉
一隅可知三隅推可知于百萬隅余因遊黃龍而慨然

有悟故揭所見以詩之。且遊台宕俱有詩。遊黃龍無詩。記之所以代遊黃龍之詩也。

浙西三瀑布記

甚矣造物之才也同一自高而下之水而浙西三瀑三異卒無複筆壬寅歲余遊天台石梁四面崒者厜㕒益者甗隙皆璞梁遮迴梁長二丈寬三尺許若鰲脊跨山腰其下嵌空水來自華頂平疇四曆至此會合如萬馬結隊穿梁狂奔凡水被石撓必怒怒必叫號以崖落千尺之勢爲羣磯所擋扼自然拗怒鬱勃喧聲雷震人相對不聞言語余坐石梁恍若身騎瀑布上走山腳仰觀則飛沫濺頂目光炫亂坐立俱不能牢疑此身將與水俱去矣瀑上寺曰上方廣下寺曰下方廣以愛瀑故遂兩宿焉後十日至雁宕之大龍湫未到三里外一疋

練從天下恰無聲響及前諦視則二十丈以上是瀑二十丈以下非瀑也盡化為烟為霧為輕綃為玉塵為珠屑為琉璃絲為楊白花既墜矣又似上升既疎矣又似密纖風來搖之飄散無着日光照之五色迷離或遠立而濡其首或逼視而衣無沾其故由于落處太高崖腹中窪絕無憑藉不得不隨風作幻又少所抵觸不能助威揚聲較石梁絕不相似大抵石梁武龍湫文石梁喧龍湫靜石梁急龍湫緩石梁衝盪無前龍湫如往而復此其所以異也初觀石梁時以為瀑狀不過爾爾龍湫可以不到及至此而后知耳目所未及者不可以臆測也後半月過青田之石門洞延造物雖巧不能再作之

猶矣乃其瀑在石洞中如巨蚌張口可吞數百人受瀑處池寬畝餘深百丈疑蛟龍欲起激盪之聲如考鐘鼓于甕內此又石梁泥淤所無也昔人有言曰讀易者如無詩讀詩者如無書讀書者如無禮記春秋余觀于浙西之三瀑也信

遊黃山記

癸卯四月二日余遊白嶽畢遂浴黃山之湯泉泉甘且洌在懸厓之下夕宿慈光寺次早僧告曰從此山遂仄險雖兜籠不能容公步行良苦幸有土人慣負客者號海馬可用也引五六壯佼者來俱手數丈布余自笑羸老乃復作襁褓兒耶初猶自強至憊甚乃縛跨其背于是且步且負各半行至雲巢路絕矣躡木梯而上萬峰刺天慈光寺已落釜底是夕至文殊院宿天雨寒甚端午猶披重裘擁火雲走入奪舍頃刻混沌兩人坐辨聲而已散後步至立雪臺有古松根生于東身仆于西頭向于南穿入石中裂出石外石似活似中空故能伏

峭其中而與之相化又似畏天不敢上長大十圍高無二尺也他松類是者多不可勝記晚雲氣更清諸峰如兒孫俯伏黃山有前後海之名左右視兩海並見次日從臺左折而下過百步雲梯路又絕矣忽見一石如大鰲魚張其口不得已走入魚口中穿腹出背別是一天登丹臺上光明頂與蓮花天都二峰為三鼎足高相峙天風撼人不可立幸松針鋪地二尺厚甚軟可坐晚至獅林寺宿趁日未落登始信峰峰有三遠望兩峰尖峙過澗之尚有一峰隱身落後峰高且險下臨無底之溪余立其巔垂趾二分在外僧懼挽之余笑謂墜亦無妨問何也曰溪無底則人墜當亦無底飄飄然知泊何

所縋者有底亦須許久方到儘可須臾求活惜未挈長繩縋精鐵量之果若干尺耳僧大笑次日登大小清涼臺臺下峯如筆如矢如筍如竹林如刀戟如船上桅又如天帝戲將武庫兵仗布散地上食頃有白練繞樹僧喜告曰此雲鋪海也初濛濛然鎔銀散綿良久渾成一片青山群露角尖類大盤凝脂中有筍脯矗現狀俄而離散則萬峯簇簇仍還原形余坐松頂苦日炙忽有片雲起為蔭遮方知雲有高下迥非一族薄暮往西海門觀落日草高于人路又絕矣喚數十夫芟夷之而后行東峯屏列西峯插地怒起中間鵑紫數十峯類天台瓊臺紅日將墜一峯以首承之似吞似捧余不能冠被風掀

落不能穫被水沃透不敢杖動陷軟沙不敢仰慮石崩墜左顧右睨前探後矚恨不能化千億身逐峯皆到當淜馮負時捷若猱猿衝突急走千萬山亦學人奔狀如潮湧俯視深阬怪峯在腳底相待倘一失足不堪置想然事已至此惴慄無益若禁緩之自覺無勇不得已托孤寄命憑輿所往覺此身便已羽化淮南子有膽為雲之說信然初九日從天柱峯後轉下過白沙矼至雲谷家人以肩輿相迎計步行五十餘里入山凡七日

遊廬山黃崖遇雨記

甲辰春將遊廬山星子令丁君告余曰廬山之勝黃崖爲最余乃先觀瀑于開先寺中仰往黃崖崖仄而高從輿升奇峰矗累如旗鼓戈甲從天上擲下勢將壓已不敢仰視貪其奇不肯不仰視屏氣登巔有舍利塔正對香爐峰又見瀑布如良友再逢雖首見不厭也旋下行至三峽橋兩山夾溪水從東來巨石阻之小石尼之怒號噴薄橋下有宋祥符年碣諦視良久至棲賢寺宿焉次日聞雷已而晴乃往五老峰路漸陡行五里許回望彭蠡湖帆竿排立已所坐舟隱隱可見正徘徊間大雨驟至雲氣坌湧人對面不相識與夫認雲作地踏空欲

隨者屢矣引路里保避雨遠竄大聲呼杳無應者天漸昏黑雨愈猛不霽今夜投宿何所輿夫觸石而顛余亦仆幸無所傷行李愈沾濕愈重擔夫呼纍家僮互相怨尤有泣者余素豪至是不能無悸蹣跚良久猶臨絕壑忽樹外遠遠持火者來如陷黑海見神燈急前奔赴則萬松菴老僧曳杖迎唶曰相待已久惜公等誤行十餘里矣燒薪燎衣見屋上插柳方知是日淸明也次日雪氷條封山觸履作碎玉聲五老峰不得上轉身東下行十餘里見三大峰峙立溪上其下水潺潺然余下車投以石久之寂然想深極故響數十刻尚未至底耶旁積石礎碎瓦礫無算數疑即古大林寺之舊甚興大日

不然此石門淵耳余笑謂霞裳曰考据之學不可與輿夫爭長姑存其說何害乃至天池觀鐵瓦就黃龍寺宿焉僧告余曰從萬松菴到此已陡下二千丈矣問過雨最險處何名曰犁頭尖也余五年遊山皆樂惟此行也苦特志之

遊丹霞記

甲辰春蒋余至東粤聞仁化有丹霞之勝遂泊舟馬峰下別買小舟治江往探山皆突起平地有横皴無直理一層至千萬層絙閣不斷疑嶺南近海多螺蚌故峰形亦作螺紋耶尤奇者左窓相見別矣右窓又來前艙相見別矣後艙又來山追客耶客戀山耶舛午惝恍不可思議行一日夜至丹霞但見絶壁無蹊徑惟山角裂一綫如斜鋸聞人側身入良久得路攀鐵索升別一天地借松根作坡級天然高下絶不滑履無級處鑿石而爲之細數得三百級到關天門最隘僅容一客上横鐵板爲啟閉一夫持矛鳥飛不上山上殿宇甚固甚宏

澗鑿崖作溝引水僧厨甚巧有僧塔在懸崖下厓張高幂呑覆之其前聳嶺環拱如萬國侯伯執玉帛來朝間有豪牛醜犀犁軒幻人鵾張蠻舞者余宿靜觀樓山千仞銜窻而立歷人魂魄夢亦覺重山腹陷進數丈珠泉滴空枕席間琮琤不斷池多文魚泳游余置籃視坐片時不知有世不知有家亦不知此是何所次日循原路下如理舊書愈覺味得立高處望自家來蹤從江口到此蜿蟺蚴屈縱橫無窮約百里而遥倘用鄭虔成虛空鳥道之說拉直綫行則五馬峰至丹霞片刻可到始知造物者故意頓挫作態文章非曲不爲功也若游觀太陡不能無悖乃從石磴而移足踏僧間丹霞嶺羅浮門

如余曰羅浮散漫得一佳處不償勞丹霞以遒警勝矣又問無古碑何也曰雁宕開自南宋故無唐人題名黃山闢自前明故無宋人題名丹霞爲　國初所闢故并明碑無有大抵禹迹至今四千餘年名山大川尚有屯蒙未闢者如黃河之源元始探得此其證也然即此以觀山尚如此愈知聖人經義更無津涯若因前賢偶施疏解而遽欲矜矜然闌禁後人不許再參一說者陋矣妄矣殆不然矣

峽江寺飛泉亭記

余年來觀瀑屢矣至峽江寺而意難決捨則飛泉一亭爲之也凡人之情其目悅其體不適勢不能久留天台之瀑離寺百步雁宕瀑旁無寺他若匡廬若羅浮若青田之石門瀑未嘗不奇而遊者皆暴日中踞危崖不得從容以觀如傾蓋交雖懽易別惟粵東峽山高不過里許而磴級紆曲古松張覆驕陽不炙過石橋有三奇樹鼎足立忽至半空凝結爲一凡樹皆根合而枝分此獨根分而枝合奇已登山大半飛瀑雷震從空而下瀑旁有室即飛泉亭也縱橫丈餘八窗明淨閉窗瀑聞開窗瀑至人可坐可臥可箕踞可偃仰可放筆研可瀹茗置

飲以人之逸待水之勞取九天銀河置几席間作玩當時建此亭者其仙乎僧澄波善奕余命霞裳與之對枰于是水聲棋聲松聲鳥聲參錯並奏頃之又有曳杖聲從雲中來者則老僧懷遠抱詩集尺許來索余序于是吟咏之聲又復大作天籟人籟合同而化不圖觀瀑之娛一至于斯亭之功大矣坐久日落不得已下山宿帶玉堂正對南山雲樹蓊鬱中隔長江風帆往來妙無一人肯泊岸來此寺者僧告余曰峽江寺俗名飛來寺余笑曰寺何能飛惟他日余之魂夢或飛來耳僧曰無微不信公愛之何不記之余曰諾已遂述數行一以自存一以與僧

遊桂林諸山記

凡山離城輒遠惟桂林諸山離城獨近余寓太守署中晡食後卽于于焉而遊先登獨秀峰歷三百六級詣其巔一城烟火如繪北下至風洞登七星巖如七穹龜圓伏地上次日過普陀到棲霞寺山萬仞蹩躠立旁有洞道人秉火導入初尚明已而沉黑窅渺以石為天以沙為地以深壑為池以懸崖為幔以石腳插地為柱以橫石牽掛為棟梁未入時土人先以八十餘色目列單見示如獅駝龍象魚網僧磬之屬雖附會亦頗有因至東方亮則洞盡可出矣計行二里許俾晝作夜倘持火者不繼或堵洞口則遊者如三良殉穆公之葬永陷坎窞中

非再開闔不見白日吁其危哉所云亮處者望東首正白開門趨往捫之竟是絕壁方知日光從西罅穿入反映壁上作亮非門也世有自謂明于理行乎義而終身面墻者率類是矣次日往南薫亭隄柳陰翳山淡遠縈繞改險為平別為一格又次日遊木龍洞洞甚狹無火不能入垂石乳如蓮房半爛又似鬱肉漏脯離離可摘疑人有心腹腎腸山亦如之再至劉仙巖登閣望關雞山兩翅展奮但欠嘴耳腰有洞空透如一輪明月大抵桂林之山多穴多竅多聳拔多劍穿蟲嚙前無來龍後無去蹤突然而起突然而止西南無朋東北喪偶較他處山尤奇余從東粵來過陽朔所見山業已應接不暇

單者複者叢者散者揖讓者角鬬者綿延者斷絕者離奇鶴九宵獨疏一角不足喻其多且怪也得毋西粵所產人物亦皆孤僻自喜獨成一家者乎記歲丙辰余在余中丞幕中偶一出遊其時年少不省山水之樂今隔五十年而重來一邱一壑動生感慨列諸山之可喜可愕哉慮其忘故琢以詩慮未詳故又足以記

遊端州寶月臺記

亭館之宜避寒易避暑難大概氣疏以達少日而多風爲避暑之最也端州北門外有寶月臺爽塏高基梁長九丈餘六古榕樹東西遮蔭北望曠如荷蕩頃搖風送香遠翠七星巖如竹林各各秀而坐余雖好遊得此于他處甚寡且喜離府署近常攜筆硯避暑其間高要令楊蘭坡知余之好之也時時招客治具爲老人歡六月朔自臺醉歸天大風次日水暴至城不沒者三版臺爲巨浸矣噫家弟守端州三年未嘗一詣臺所自余遊焉而臺名大噪四方之屨畢至又未半月河伯亦慕而奪焉名之不可久居也如是夫然臺不余約而余來余不

楊約而楊公來余與楊公俱不水約而水又來名勝之隱晦人事之變遷居處之久暫人耶天耶若可知若不可知雖水退後臺將自出而余則齒衰路遥不可以久留矣明年避暑時余之不能忘情于臺與楊公猶臺與楊公之不能忘情于余也爲文以記之使明府高襲此邪陳迹常留存于人間而不隨水爲滅沒云

遊武夷山記

凡人陸行則勞水行則逸然山遊者往往多陸而少水惟武夷兩山夾溪一小舟橫曳而上溪河湍激助作聲響客或坐或臥或偃仰惟意所適而奇景盡獲洵遊山者之最也余宿武夷宮下曼亭峯登舟請引路者曰此山有九曲名倘過一曲汝必告予是一曲而至玉女峯三峯比肩崒如也二曲而至鐵城障長屏遮迣翰音難登三曲而至虹橋若穴中度柱構百千橫斜參差不腐朽亦不傾落四五曲而至文公書院六曲而至曬布厓厓狀斬絕如用倚天劍截石爲城壁立成削勢逸不可止竊笑人逞勢天必夭閼之惟山則縱其橫行直刺遂

逼莽蒼而天不怒何耶七曲而至天游山愈高徑愈仄竹樹愈密一樓憑空起衆山在下如張周官王會圖八荒蹲伏又如禹鑄九鼎罔象夔魈軒豁呈形是夕月大明三更風起萬怪騰踔如欲上樓揭煉師能詩與談燭跋旋即就眠一夜魂營營然猶與烟雲往來次早至小桃源伏虎岩是武夷之八曲也聞九曲無甚奇勝遂即自崖而返嘻余學古文者也以文論山武夷無直筆故曲無平筆故峭無複筆故新無散筆故遒緊不必引靈仙荒渺之事爲山稱說而即其超雋之槩自在兩戒外別豎一幟余自念老且衰勢不能他有所往得到此山請嘆觀止而目論者猶道余康強勸作崆峒峩嵋想則

不知王公貴人不遊巖壑石瀨谿畝池榭尚不得朝夕玩遊而余以一匹夫髮種種矣遊遍東南山川尚何不足于懷哉援筆記之自幸其遊亦以自止其遊也

祭孔南溪方伯文

嗚呼同年者四海九州之人耳何君與余之獨親既乍見以欣然情彌久而彌篤苟逾時之契濶必執訊之殷勤上堂輒攬其衣裾入座必鍥其車輪僕從不知其故賓朋莫探其因謂兩人之名位相同耶乃一則顯而一則微也謂兩人之情性相合耶又一則狷而一則狂也然則胡爲固結而不可解耶亦各指心而口不能詳也憶君之初來爲江城之司馬偶承顏以接詞便傑然而意下降夫人之魚軒迎諸郎之偏駕驪公妻子不知主賓祠約深談屢忘晨夜已而揚州領郡蘇州專城再遷轉運再司祥刑以周昌之强直兼伯夷之孤清上游無

誣誘之事條屬斷聽請之情惟余飛一詞以相抵則儼然桐魚之扣而石鼓為之應聲其性夷姤其心淡泊筴比河清政如霜肅不寵人以片言不受人之半菽惟余之清詞曼句則時時維誦而嘗作笙簫雖余之廢札類篋亦必急急潢治而寶如珠玉偶來秣陵衙參大府王事敦迫求詣我所了何書來陳謝千語謂予見貴胸中有吾若覓懇然覥吾如無請將撤懷爱告僕夫庶幾見諒待吾如初嗚呼一鄙人何足為君輕重而覓若是之覼縷乎答歲之秋　天子命公屏潘江左老幼呼曰正人來矣民其帖然余亦喜曰彼君子兮此來為我誰知求稔邀斯懇切　君思愈深臣力愈詘神雖存而形欲

醫未至而凶耗值我病疴未能走送君來訣別登床號
慟雖四奴之扶顛猶雙趺之怯重果白首之恩知付黃
壚之一夢嗚呼傷哉人生局促逝者如斯溘然化盡賢
聖何辭情依依而宛在魂迋迋以何之我差君兮三歲
知後死兮幾時折蔬脈兮遥奠特醱縷以陳詞不然我
兩人之風義將千秋其誰知哀哉尚享

祭李竹溪文

嗚呼竹溪竟先我死我失良朋世喪君子既搏我臂更僂我指海內之交如君有幾昔聚京兆榜下散矣雖同師門一揖而已後二十年君宰上元蒙來相訪遊于話言如玉在璞其光勿宣心猶遲疑未審君賢及觀君政漸見本原勞不言勸淸不言貧無須答吏吏不爲姦不夸愛民民情歡便交君既久敬君彌篤毅而能擾剛而勿撤先施忘報有諾不宿辭隆就疏風神落莫余雖山居惟君是適設君官衙是我書室茶呼兒烹酒喚嫂設君但倓然笑言吃吃君畢王事亦詣我家壽或拜母閒或玩花詩課一字書借五車嬖妮稚女呼君爲爺奴婢

驚詢官耶客耶君丁外艱貧不能去余典裘裝悉力相助旁觀嘖嘖此叟非豪如何楊朱肯拔一毛我但匿笑難語爾曹推遷部事得拜　殿上　帝知老吏命陳忠讜君奏民隱如指諸掌未盡臣言已聞　天獎遂擢不次惠州黃堂銜南一過金銀爲牆豈知君心淡如雪霜藹市闤轉一輪獨方如何能行直斷厥軼微罪歸來廉泉滿口對余大笑未辱君交余亦稱賀還我故人且住隨園痛飲十旬臨行訣別流涕濺面各指頭顱無幾相見果然信至元晏病風細玩手書點畫猶工雖枯半體不廢兩肱可憐膠漆難通鱗鴻白門河間雲山萬重君接我書如獲珍怪洪治收藏維補必珍我接君書篋

而拜所拜者天留君尚在今年四月耶君寄訃述君遺言命余志墓嗚呼竹溪竟返眞矣而我傑然尚爲人矣追思疇昔隔兩塵矣如日之夕難再晨矣且喜頽侵逾七旬矣與世漸疏與君親矣有芻一束有文一道遠寄耶君必祭必告哀哉尚享